

美·国·文·学·经·典

THE GREAT GATSBY

百万英镑的钞票

【马克·吐温 / 著】张友松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美·国·文·学·经·典

百万英镑的钞票

【马克·吐温 / 著】张友松 /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两三百码，然后把她撵过去；可是每次到了比赛的终点，她就上了劲头，简直是拼命地跑，一跳一跳地赶着大步儿往上撵，她把腿轻快地乱甩，一时甩到空中，一时甩到一边，踢到围栏上，掀起的灰尘越来越多，她的咳嗽、打喷嚏和喷鼻息的声音越来越响——结果每次老是赶到裁判台前，恰好赶过人家一个脖子那么点儿远，刚刚叫你能够算得清楚。

他还有一只小斗狗，你看它那样子，还会以为它一钱不值，只会坐在那儿闲着，显得古里古怪的神气，光等着找机会偷东西吃。可是只要给它押上了赌注，它马上就不同了；它那半边嘴巴就伸出来，活像一只轮船前面的水手舱那样，它的牙齿也就露出来，像火炉那样发亮。别的狗尽管抓住它，欺负它，咬它，接二连三地把它用过肩头，可是安得鲁·杰克逊——这是那小狗的名字——安得鲁·杰克逊老是装出并没什么不满意的样子，好像是情愿受欺负——那么大家一直在它的对手那一边下赌注，一倍又一倍地往上加，一直把钱都押光了；这时候它才突然一下子咬住对方那只狗的后腿拐子，死咬住不放——并不嚼，你明白吗，光只咬住不松嘴，直到人家认输的时候，哪怕拖一年它也不在乎。斯迈利拿这个小狗儿打赌，老是赢，直到后来有一次它干上了一只没有后腿的狗，因为它的腿让圆锯给锯掉了，等到斗了好一阵的时候，赌注通通押上了，杰克逊就去咬它最爱咬的地方，它马上就看出它上了当，知道另外那只狗叫它扑了个空，可以这么说吧，它好像吃了一惊，这下子它就有点儿泄气的样子，再也不打算斗赢了，所以它就吃了个大亏。它望了斯迈利一眼，好像是说它伤心透了，觉得这是他的错，不应该弄一只没有后腿的狗来叫它去斗，因为它斗起来就专靠咬人家的后腿，后来它就一瘸一瘸地走到一边，躺在地下死了。那是个很好的小狗儿，那安得鲁·杰克逊，它要是活着的话，一定是出了名，因为它有一套本事，还很聪明——这我知道，因为它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占便宜的地方，要是它不聪明的话，碰到那些厉害的对手还能斗得过，那实在说不通。我一想起他最后斗的那一次和斗的结果，心里就很难受。

唔，这个斯迈利还养了捉耗子的小狗、小雄鸡和公猫，还有别的这类东西，简直叫你赌个没完，不管你拿什么和他打赌，他准和你做对手。有一天他捉到一只青蛙，就把它带回家来，他说他打算教一教它；所以他一直过了三个月，什么事也没有干，专在后院里教那青蛙



去看外面有什么事情要找他。他一面往外走，一面转过脸来对我说：“你就在那儿坐着别动吧，先生，请你别着急——我马上就回来。”

可是对不起，我觉得他再把那个有赌癖的流氓吉姆·斯迈利的故事说下去，也不能给我多少关于留尼达·斯迈利牧师的消息，所以我就开步走了。

我在门口碰见那个好客的惠勒回来了，他把我留住，又往下说：

“噢，这位斯迈利有一头一只眼的黄牛，没有尾巴，只有一点儿墩墩，像只香蕉似的，并且……”

可是我既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致，所以我没有在他那儿等着听他讲那只倒霉的牛的故事，就告辞了。



坏孩子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坏孩子，名字叫做吉姆——虽然你要是注意看看，就会发现你们的主日学校的教科书里差不多老是把坏孩子叫做詹姆士。这一个偏偏叫做吉姆，实在是奇怪，可是这是事实。

他也没有什么害病的母亲——一个诚心诚意信教的、害肺病的母亲，她很乐于到坟墓里去躺下，长眠不醒，只可惜她对自己的孩子爱得要命，不免担心她死后大家会对他冷酷无情。主日学校的书里那些坏孩子大多数都是叫做詹姆士，而且都有害病的母亲，她们教他们说：“现在我躺下来乖乖地睡觉了……”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还用悦耳的、凄凉的声调给他们唱歌催眠，然后和他们亲吻，表示临睡的祝福，并且在床边跪下来哭泣。可是这个小家伙的情形是不同的。他叫做吉姆，他的母亲什么毛病也没有——既没有肺病，也没有那一类的任何毛病。她不但瘦弱，反而还很强健，她也不诚心诚意地信教；不但如此，她对吉姆也并不关心。她说他即令把脖子摔断，那也算不了多大的损失。她老是打吉姆的屁股，催他睡觉，而且也从来不在他临睡时和他亲吻；恰恰相反，她要离开他的时候，还要打他几个耳光。

有一次这个坏孩子偷了食品房的钥匙，溜到里面去吃了一些果酱，拿柏油再把罐子装满，叫他的母亲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可是他心里并没有忽然起什么难受的感觉，也不觉得有什么声音好像在他耳边说：“不听我母亲的话对不对？干这种事是不是有罪？坏孩子把慈爱的母亲的果酱狼吞虎咽地吃掉，会要得什么报应呢？”随后他也没有独自跪下，发誓永远不再干坏事，并且心里轻松愉快地站起来，马上就去把一切经过告诉他的母亲，求她饶恕，他的母亲也没有含着满眶得意和感激的眼泪为他祝福。不；那是书里面说的那些别的坏孩子所遭遇的一套；奇怪得很，吉姆所遭到的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吃了果酱，说是呱呱叫，他的口气很顽皮，很下流；他把柏油装进去，也说那是呱呱叫，并且他还笑



有教养的坏孩子说的粗话。

但是吉姆所遭遇的最奇怪的事情就是他有一次在礼拜天出去划船，并没有淹死，还有一次他在礼拜天出去钓鱼，遇到风暴，也并没有遭雷打。噫，你尽管翻开那些主日学校的书，从头到尾地看了又看，从现在一直看到下个圣诞节，你也不会看到这类事情。啊，不；你会发现所有的坏孩子，凡是礼拜天出去划船的，照例都要淹死；所有的坏孩子，凡是礼拜天出去钓鱼的时候遇到风暴，都非遭雷打不可。礼拜天有坏孩子坐在里面的船一定要翻，坏孩子在安息日出去钓鱼，天就老是起风暴。吉姆这个孩子究竟怎么免于遭到这些报应，我实在觉得是一桩神秘的事情。

吉姆身上简直是有鬼神护着——一定是这么回事。无论什么也伤害不了他。他甚至还拿一撮烟叶子去哄动物展览会里的象，那只象也居然没有用它的大鼻子把他的头顶敲掉。他在碗柜那些地方到处找薄荷精，可是他并没有弄错，以致把硝镪水喝下去。安息日他偷了他父亲的猎枪出去打猎，结果并没有打掉三四个手指头。他生气的时候，就用拳头打他的小妹妹的鬓角，可是她也并没有老是痛个不停，熬过漫长的夏天就死了，临死时嘴里还说些温柔的话，表示原谅他，使他那颗伤痛得要碎裂的心加倍感到痛苦。不；她挨过打之后慢慢就好了。后来他终于逃跑出去航海，可是他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自己举目无亲，景况凄凉，亲人都在安静的教堂墓地里长眠，童年时代那个墙上长满青藤的家已经倒塌，零落不甚。啊，不是这样；他回来的时候，喝得烂醉，首先就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他长大了，而且结了婚，生了许多儿女，有一天晚上他拿一把斧头把他们通通砍死了。他用各式各样的欺骗和无赖的手段发了财；现在他是他那个村里穷凶极恶、坏到无以复加的流氓，很受大家敬重，而且当了州议员。

所以你看，主日学校那些书里从来就没有一个坏孩子詹姆士像这个有鬼神护着的无法无天的吉姆这样运气好，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的。



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现在我已经不是参议员老爷的私人秘书了。这个职位我稳稳当当地担任了两个月，而且是干得兴致勃勃的，但是后来我干的好事就回过头来了——这就是说，我的杰作从别处转回来，原形毕露了。我估量着最好是辞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还在清早的时候，我的东家叫我去，于是我给他最近所作的一次关于财政的精彩演说暗自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进去之后，马上就去见他。他脸上有些可怕的表情。他的领带也没有打好，头发乱蓬蓬的，他的神气表现出阴云密布、雷霆将发的征兆。他手里紧紧地捏着一把信件，我知道那是可怕的太平洋铁路的邮件到了。他说：

“我还以为你是值得信任的哩。”

我说：“是，先生。”

他说：“我把内华达州的一些选民写来的一封信交给你，他们要求在包尔温牧场设立一所邮局，我叫你写封回信，要尽量写得巧妙一点，给他们举出一些理由，使他们相信那地方还没有设立邮局的十分必要。”

我觉得安心一些了。“啊，要是您的意思不过是这样的话，先生，那我已经遵命照办了。”

“是呀，你的确照办了。我把你的回信念给你听听，让你去惭愧惭愧吧：

斯密士、琼斯及其他诸位先生：

你们要求在包尔温牧场设一个邮局，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这对你们是毫无益处的。假如有信寄到你们那里来，你们也看不懂，是不是？还有一点，如果有寄钱的信，要经过你们那里寄到别的地方去，那就难得安全通过，这想必是你们马上就明白的；结果就不免给我们大家都找些麻烦。算了吧，千万不要打算在你们那地方办邮



局。我非常关心你们的利益，觉得这只是一种装饰门面的荒唐计划。你们所缺乏的是一所很好的监狱，明白吗——一所修得漂漂亮亮、结实实的监狱和一所免费学校。这两种建设对你们是有长远利益的。这足以使你们感到真正的满意和快乐。我可以马上在国会提出这个议案。

参议员杰姆士·××敬启

马克·吐温代笔

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华盛顿

“你就是这样答复那封信的。那些人说我要是再到那带地方去，他们就要把我吊死；我也很相信他们一定会这么干。”

“唉，先生当初我可不知道这会闯什么祸。我不过是要说服他们罢了。”

“啊！真是，你的确把他们说服了，我丝毫也不怀疑。你看，这儿还有另外一封宝贝信。我把内华达的几位先生寄来的一份请愿书交给你，他们请求我设法叫国会通过一个议案，批准内华达州的美以美主教派教会为法定团体。我叫你回信告诉他们，制订这种法案应该属州议会的职权范围；并且还要设法使他们明白，目前在他们那个新州里，宗教界人士力量还很薄弱，所以正式成立教会是否适当，颇成问题。你的回信是怎么写的呢？

约翰·哈里法克斯牧师及其他诸位先生：

你们应该去找州议会解决你们那个投机事业——关于宗教的问题，国会是不闻不问的。但是你们也不要忙着去找州议会，因为你们在那新设的州里打算做的这件事情是不适当的——事实上，这简直是荒谬得很。你们那里信教的人实力太薄弱，无论在智能方面、道德方面、虔诚方面都不行——一切都差得远。你们最好放弃这个计划——这是行不通的。你们办这种团体，并不能发行债券——即令可以发行，那也会使你们经常为难。别的教派会攻击这桩事情，他们会‘压低行市’、‘卖空头’，使你们的债券垮台。他们会像对付你们那里的银矿那样，采取同样的手段对付你们——他们会想尽方法使大家都相信那是‘盲目的投机事业’。你们的计划只足以把一种神圣事业弄得声名狼藉，这种事情你们是不应该做的。你们应



该自觉惭愧——这是我对你们的意见。你们的请愿书末尾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定永远祈祷。’我也认为你们要这样做才对——你们必须这么办。

参议员杰姆士·××敬启

马克·吐温代笔

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华盛顿

“这封聪明的信把我的选民当中的宗教界人士对我的好感完全断送了。可是我好像还怕我的政治生命毁得不够彻底似的，不知有一种什么倒霉的念头又使我把旧金山市参议会里那些威严的老们递来的申请书交给你，让你试试你的笔墨——这个申请书是要求国会制订法律，规定把旧金山市海滨地区的航运税划给他们那个市来收。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提到国会里去讨论是有危险性的。我叫你给那些市参议员写封含糊其词的回信——一封不着边际的信——这封信里要极力避免对航运税的问题认真考虑和讨论。你现在如果还有一点知觉的话——如果还知道羞耻——那么我把你遵照我的吩咐写的这封回信念给你听听，是应该可以使你断愧的：

可敬的市参议会诸位先生：

大家敬爱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早已逝世。他那长久的、光辉灿烂的一生已永远结束，令人不胜痛悼。他在这带地方是大受敬仰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悲哀。他是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去世的。他安静地离开了他一生的荣誉和伟大成就的场所，他是最受人哀悼的英雄，也是全世界被死神接去的最亲爱的人物。在这样的時候，你们却提出航运税的问题！——他遭的是什么运呀！

名誉算什么！名誉不过是偶然之事而已。艾萨克·牛顿爵士发现了一只苹果掉在地下——这其实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发现。而且也是千百万人在他之前早已发现了的事情——但是他的父母是有势力的，于是他们就把那件小小的事体拼命吹嘘，把它说得了不起，结果全世界的人就老老实实在地相信这种吹牛的话，于是几乎在一转瞬间，那个人就成名了。好好地体会这种见解吧。

诗歌，美妙的诗歌啊，世人所得你的好处有多大，叫谁来评



他！难道世界到了末日吗？究竟这……请进！”

“对不起，先生，我给您送新衣服来了，这是……”

“请进！”

“这样来打搅您真是一千个对不起，大人！不过我给您在楼下预备了一整套漂亮房间——这个不成样子的蹩脚屋子不配做……”

“请进!!!”

“我来拜访您，给您声明一下，您从前在我们银行里立的透支户头很不幸地中断了一些时候，现在非常满意地完全恢复了，您以后要是有什么用处，上我们那儿去透支一点款子的话，我们一定感到非常荣幸……”

“请进!!!!”

“我的高贵的孩子，她是你的了！她马上就这儿来！你娶她吧——和她结婚吧——爱她吧——祝你新婚如意！——上帝保佑你们俩！恭喜，恭喜，恭……”

“请进!!!!!”

“哦，乔治，我的心肝宝贝，我们得救了！”

“哦，玛丽，我的心肝宝贝，我们的确是得救了——可是究竟为什么得救，究竟是怎么得救的，老实说我简直莫名其妙！”

五

（场所——罗马某咖啡馆。）

一群美国绅士之中有一个在看一份《罗马周刊》，并且把下面这一条新闻译成英文：

惊人的发现！——大约在六个月以前，有一位侨居罗马多年的美国绅士约翰·史密斯先生花了很多很少的一点钱在近郊大平原买了一小块地，这块地恰恰在西比阿家族的墓地外面，原业主是波吉斯公主的一个破了产的亲属。后来史密斯先生到公众产权登记官那里将这块地皮过户给一位名叫乔治·阿诺德的贫苦的美国艺术家，据他说明，这是因为很久以前他曾在无意之中损坏了阿诺德先生的一件什么东西，应负赔偿责任，现在转让这块地，作为履行赔偿的义务，他还说他愿意



自行出资替阿诺德先生培修这块园地，作为进一步的赔偿。四个星期以前，史密斯先生在这块地产上进行必要的挖掘时，发掘出一件极名贵的古代雕像，这是罗马城丰富的艺术宝藏又一空前新收获。这件雕刻品是一个精细的女人雕像。虽然不幸经过许多年代泥土的玷污，看到这件珍品的人还是不能对它那令人神魂颠倒的美无动于衷。鼻子和膝头以下的左腿，还有一只耳朵和右脚의脚趾和一只手的两个指头都没有了，但除此以外，这尊高贵的雕像是保存得非常完整的。政府已立即对这尊雕像加以军事保管，并委派了一批艺术批评家、考古家和红衣主教成立委员会，估定它的价值，并商定给予发现这尊雕像的园地的主人什么代价。这件事情始终保持着严格的秘密，直到昨天晚上才公布。在商议期间，委员会闭门开会，考虑得很周到。昨天晚上他们一致断定这个雕像是一尊维纳斯女神像，是纪元前三世纪的一位绝顶天才的无名艺术家的作品。他们认为这是全世界所知道的艺术品中最完美无疵的杰作。

委员们半夜里举行了一次最后的会议，断定这尊维纳斯女神像值得一千万法郎这么大的数目！按照罗马法律和罗马习惯，政府对近郊大平原发现的一切艺术品享有一半所有权，所以现在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国库拨付阿诺德先生五百万法郎，将这尊美丽雕像永远收归国有。今天早晨这尊维纳斯像即将移送卡庇托尔博物馆，以后就保存在那里，中午将由全体委员拜访阿诺德先生，面交教皇陛下囑国库拨付五百万金法郎巨款的手令！

齐声惊呼——“好运气！这三个字还形容得不够！”

另一人的声音——“诸位，我建议我们马上成立一个美国股份公司，在这儿购买地产、发掘雕像，要与华尔街取得适当的联系，好来操纵这种股票价格的涨落。”

全体——“同意。”

六

（场所——十年后，罗马卡庇托尔博物馆。）

“最亲爱的玛丽，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雕像。这就是你常常听见人



家说‘卡庇托尔博物馆的维纳斯’。现在她那几处小小的破绽已经由几位最著名的罗马艺术家给她‘还原’了（这就是说，用石膏补起来了）——他们光只给这么一件名贵的作品补了几处残缺，就可以名垂千古。多么奇怪——这个地方！在卜个快乐的年头以前，我站在这地方的前一天，还不是个阔人——天哪，我一个钱也没有，可是我叫罗马成了这件全世界所有的古代艺术中最杰出的作品的主人，是曾经费了不少心血的。”

“这个受人崇拜的、大名鼎鼎的‘卡庇托尔博物馆的维纳斯’——她的价值好大啊！一千万法郎！”

“是呀——现在她是值那么多。”

“哦，吉乔，你看她真是美极了！”

“啊，是的——不过比起我们的恩人约翰·史密斯打断她的腿、敲掉她的鼻子以前的样子，这可算不得什么。聪明的史密斯！天才的史密斯！——高贵的史密斯！我们的一切幸福都是你一手创造的！听！你知道这种喝哧喝哧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吗？玛丽，这个小家伙得了百日咳了。你简直是永远也不会照顾孩子！”

尾 声

那尊维纳斯女神雕像至今还在罗马的卡庇托尔博物馆里，始终是世界所能夸耀的最美妙、最有名的古代艺术品。可是假如你有机会站在它面前，照一般游客那样对它欣赏得如醉如痴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个关于它的来历的真实而秘密的掌故减少你的快乐——要是你看到关于纽约州叙拉古附近或是别的地方附近发掘了一个绝大的“石化人”的消息，你千万不要声张——如果故意把他埋在那儿的巴南要作一个很大的价钱卖给你，你可千万不要买。叫他去找教皇吧！

附注——这篇东西是在美国那桩著名的“石化人”大骗案轰动一时的时候写的。



府一万零六百五十元的所得税！

（我在这里可以声明一下，我并没有照办。）

我认识一个很富有的人，他住的房子是一座皇宫似的大厅，吃的是豪华的饮食，开支非常之大，可是他却是个没有收入的人，这种情形，我是常在报税单上看到的；我在苦恼之中便去向他请教。他把我开列着那些大得吓人的收入的单子接过去，戴上眼镜，拿起笔来，真快呀！——我马上成了个穷光蛋！这是最干脆不过的事了。他巧妙地运用了“免征表”，就毫不费力地大功告成了。他把我所缴纳的“州政府、联邦政府、市政府的税款”开列了若干；把我所受的“轮船失事和火灾等项的损失”开列了若干；把我“出卖房地产所受的损失”又开列了若干——还有“出卖牲畜的损失”——“租赁房屋的租金”——“修缮改建和利息等项开支”——还有“我从前当美国陆军和海军的军官、当税局职员的时候，曾经在薪金项下缴过的所得税”，以及其他等等。他在这许多项目上每一种都算出了一笔惊人的“免征额”——第一种都有。他计算完了之后，就把那张单子交给我，于是我一眼就看出了，在那一年里，我在赢利方面的收入只有一千二百五十元零四角。

“你瞧，”他说，“那一千元是依法免征所得税的。现在你只要把这张账单拿去，宣誓证明属实，再缴纳这二百五十元的所得税就行了。”

（他说这两句话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威利从他的背心口袋里偷了一张两元的钞票溜掉了，我敢打赌，如果访问我的那个陌生人明天来找这个小孩子，他也会谎报他这笔收入。）

“难道你，”我说，“老兄，难道你自己老是照这个办法编出一些‘免征额’吗？”

“噻，可不是吗！要不是在‘免征项目’这个标题之下有那十一条规定的话，我每年都会为了供养这个凶恶可恨、横征暴敛的专制政府，穷得像叫花子一样。”

这位先生的地位很高，他是在这个城市里实力最雄厚的阔人之列的——他们这些人在道德方面有分量，在商业上有信用，在社会上的声誉是洁白无疵的——所以我就甘拜下风，学了他的榜样。我到税局里去，在当初去访问我的那位客人怒目相视之下，我站在那儿撒了一连串的谎，说了一大堆骗人的话，提供了许多耍无赖的证词，一概都发誓证明是实在的，直到我的心灵涂上了好几时厚的伪证的污垢，我的自尊心永远、永远扫地无余了。



要“答复”那一大堆无稽的指控和那些下流而恶毒的谣言。可是我始终没有完成这个工作，因为就在第二天早上，又有一个报纸登出一个新的恐怖事件，再度的恶意中伤，严厉地控诉我烧毁了一个疯人院，连里面所有的病人也给烧死了，为的是它妨碍了我的住宅的视线。这可使我陷入了恐慌的境地。然后又来了一个控诉，说我曾经为了夺取我的叔父的财产而把他毒死了，并提出紧急的要求，要挖开坟墓验尸。这简直把我吓得几乎要发疯。这一切还不够，又给我加了一个罪名，说我在弃婴收养所当所长的时候，曾经雇用过一些掉光了牙齿的老迈无能的亲戚担任烹饪工作。我开始动摇了——动摇了。最后，党派相争的仇恨所加到我身上的无耻的迫害终于很自然地发展到了一个小高潮：九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包括各种肤色，带着各种穷形怪相，被教唆着在一个公开的集会上闯到讲台上来，抱住我的腿，叫我爸爸！

我放弃了竞选。我偃旗息鼓，甘拜下风。我够不上纽约州州长竞选所需要的条件，于是我提出了退出竞选的声明；并且由于满怀懊恼，信末签署了这样的下款：

“你的忠实的朋友——从前是个正派人，可是现在成了伪证犯、小偷、盗尸犯、酒疯子、舞弊分子和讹诈专家的马克·吐温。”



出果然产生了解救的作用，看得出他那紧张的肌肉松弛下来，脸上的焦躁神情也消失了，安静和舒适的表情悄悄地掠过他的眉宇，就像慈祥的月光照在凄凉的景物上面一般：

瓜努是一种很好的鸟，可是饲养必须多加小心。由产地输入的时期不宜在六月以前或九月以后。冬天应该把它养在温暖的地方，好让它把小鸟孵出来。

我们今年谷物的收成显然会是很晚的。所以农人最好是在七月里开始把麦秸插上，同时将荞麦饼种下，而不宜迟到八月间才种。

再谈谈南瓜吧。这种浆果是新英格兰内地人最喜欢吃的，他们觉得拿它制果子饼比醋栗子强，同时也认为拿它喂牛比覆盆子好，因为它比较容易饱肚子，而且牛也爱吃。除了葫芦和一两种瓠瓜的变种而外，南瓜是柑橘科中唯一能在北方繁殖的蔬菜。但是把它和灌木一同种在前院里的那种老办法现在越来越不时兴了，因为一般人都认为靠南瓜树遮荫是一桩未见成效的事情。现在暖和的天气快到了，公鹅已开始产卵——

这位兴奋的倾听者连忙向我跑过来，和我握手，他说——

“好了，好了——这就够了。现在我知道我并没有毛病，因为你念的正和我念的一样，一字一句都相符。可是，先生，今天早上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想：虽然我那些朋友把我监视得很严，我可从来不相信自已疯了，可是这下子我相信我确实是疯了；于是我大吼一声，那声音几哩以外都可以听得见，随即我就动手杀人——因为，你明白吧，我知道迟早会到这个地步，还不如趁早开始。我把你那篇文章当中的一段又念了一遍，为的是证明自己确实是疯了，然后我把自己的房子放火烧了，动手干起来。我已经把几个人打成了残废，另外还把一个家伙弄到树上，这样等我要干他的时候，还可以把他弄下来。可是我走过这儿的时候，觉得还是到里面来请教一下，把事情彻底弄清楚为好；现在确实是弄清楚了，我说刚才弄上树的那小伙子真是运气好哩。要不然我回去的时候准会把他打死。再见吧，先生，再见；你给我心里卸去了一副重担。我的理智居然抵住了你的一篇农业文章对我的影响，现在我知道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再使我的心理反常了。再见，先生。”

这个人为了给他自己开心而把人家打成了残废，还放火烧了房子，颇使我有点于心不安，因为我不免感到自己间接地与这些举动有些关



系。可是这种念头很快就被撵走，因为正式的编辑进来了！（我心里想，你假如听从我的意见，到埃及去了的话，那我还可以有机会大干一番；可是你偏不到那儿去，现在就回来了。我本来就担心着你会这样哩。）

编辑先生显得很懊恼、惶惑和沮丧。

他把那个老暴徒和那两个年轻的农民所捣毁的东西巡视了一番，然后说道，“这真是一桩很倒霉的事情——非常倒霉的事情。胶水瓶子打破了，还有六块玻璃，还有一只痰盂和两只蜡烛台。可是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个。报纸的名誉受到了损失——恐怕是永久的损失哩。当然，这个报纸从来没有像这样受过欢迎，也从来没有卖过这么多份数，从来没有出过这么大的风头；可是我们难道希望靠疯狂行为出名，希望靠神经病发展业务吗？朋友，我给你说老实话，外面街上站满了人，还有许多人骑在栅栏上，大家都在等着要瞧你一眼，因为他们都认为你是个疯子。他们看了你写的那些文章之后，当然也就不免有那种想法。你那些大作真是新闻界的耻辱。嘻，你怎么居然会异想天开，认为自己可以编这种报纸呢？你似乎连农业上的一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嘛。你提到犁沟和犁耙，就把它们当成同一种东西；你还说什么牛换羽毛的季节；还主张饲养臭猫，因为它好玩，又最善于捉耗子！你说什么给蛤蚧奏乐就可以使它规规矩矩呆着不动，真是废话——地道的废话。什么也不会惊动蛤蚧呀，蛤蚧经常都是规规矩矩呆着不动的。蛤蚧对音乐根本就丝毫不感兴趣。啊，天哪，朋友！即令你把专门学糊涂当做一生的学业，那你毕业的时候也不可能比现在得到更高的荣誉。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你说什么七叶果作为商品越来越受欢迎，这简直是有意要毁掉这份报纸。我叫你放弃这个职务，赶快滚蛋。我也不再要休假了——休了假也不痛快。叫你在儿代替我的职务，当然我就无法安心休假了。我会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不知你还要提出一些什么别的主张。我一想到你在‘园艺’这一栏里讨论养蚝场的问题，就禁不住冒火。现在我叫你滚。天大的事情也不能让我再去休一天假了。啊！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对农业一窍不通呢？”

“告诉你吗，你这玉米秆，你这白菜帮子，你这卷心菜崽子？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这种无情无义的话哩。我告诉你吧，我干编辑这一行已经干了十四年，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当个编辑需要有什么知识才行。你这萝卜头！请问你，是谁给那些第二流的报纸写剧评的？嘻，还不是一些出了师的鞋匠和药剂师的学徒吗？他们对于演戏的知识并不见



天，以致我拿着支票兑不到款；我渐渐地退回到昨天，又退回到前天，然后又退回到上星期，不久我就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在再上个星期里徘徊，整个世界已经无影无踪了。我似乎是察觉到自己对博物馆里的木乃伊暗自有了一种同病相怜之感，并且有了和他交换消息的愿望。于是我又去请教一个钟表匠。我在一边等待着，他就把表完全拆散，然后他说发条匣子“膨胀”了。他说三天之内他可以叫它还原。经过这次修理之后，那只表的平均速度的确没有错了，可是也就不过如是而已。在半天之中，它简直就像个顽皮鬼，老是不停地一会儿汪汪地叫，一会儿喝哧喝哧地叫，一会儿咳嗽，一会儿打喷嚏，一会儿喷着鼻子响，闹得我简直听不见自己想心事；只要它有精神的时候，全国的表都没有一个能够跑得它那么快。其余的时间，它就越走越慢，吊儿郎当地遛达，一直到被它丢在后面的钟表又把它赶上。所以每到二十四小时完结的时候，它终于规规矩矩地跑到裁判员的台前，准时不误。它老是光明正大地保持着准确的平均速度，谁也不能说它不够尽职，或是做得过分。可是准确的平均速度对于一只表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勉强过得去的长处，于是我又拿着这个玩意儿去找另外一个钟表匠。他说大螺丝轴断了。我说幸亏还没有更严重的毛病。说老实话，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大螺丝轴，不过我不愿意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显得那么外行。他把大螺丝轴修理好了，可是这只表在一方面有了进步，另一方面却更坏了。它老是走一会儿又停一会儿，然后又走一会儿，老是这样，爱走就走，爱停就停，完全随它的意思。每次它开始走的时候，就要像毛瑟枪似地反冲一下。我在胸前垫上棉花，对付了几天，可是后来还是把那只表拿去另找一个钟表匠。他把它完全拆散，戴着眼镜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翻来覆去地看；然后他说似乎是油丝有点毛病。他把它修理了一下，又叫它走起来。现在它走得很好，只是每到十点差十分的时候，长短针就并到一起，好像一把剪刀似的，从此以后，它们就结伴同行。即令是世界上最年老的人，要想从这么个表上看出时刻来，也会莫名其妙，所以我又把它拿去找人修理。这个人说是表蒙子凹下去了，大发条也不大直。同时他还说有一部分机件需要垫平一下。他把这些地方都收拾好了，于是我的表就走得不能再好，只是有时候要出点毛病：它规规矩矩走到将近八个钟头的时候，里面的一切机器就突然一下子松开，像只蜜蜂似地嗡嗡地叫起来，长短针马上就飞快地转个不停，以致两根针的本来面目完全分不清了，看起来就像是在表面上织成了一个细致的蜘蛛